

百慕大之谜新解——哈奇森效应

20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各种奇异事件,最让人费解的大概就要算发生在百慕大三角的一连串飞机与轮船的失踪案了。一些百慕大三角的旅行者们每次惊险回归后就报道了他们有关电磁的古怪经历:他们乘坐的船或者飞机会被一种奇怪的蒸汽所吞没,而后所有的仪器都失灵、紊乱了,莫名其妙的雾会在整个海面上升起,而当时的自然天气都不可能产生雾,也没有任何理由来解释这些电磁失常情况。

虽然百慕大之谜至今没有彻底解决,但现在已经出现了最为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是由加拿大物理爱好者哈奇森提出的。

实验发生惊骇奇异现象

哈奇森是加拿大的一个业余物理爱好者,他喜欢捣鼓一些奇怪的科学实验,他的家里摆满了实验用品。他可能与很多奇思妙想的科幻电影主角相似,唯一的不同只是,他这个人并不是虚构的,他的实验也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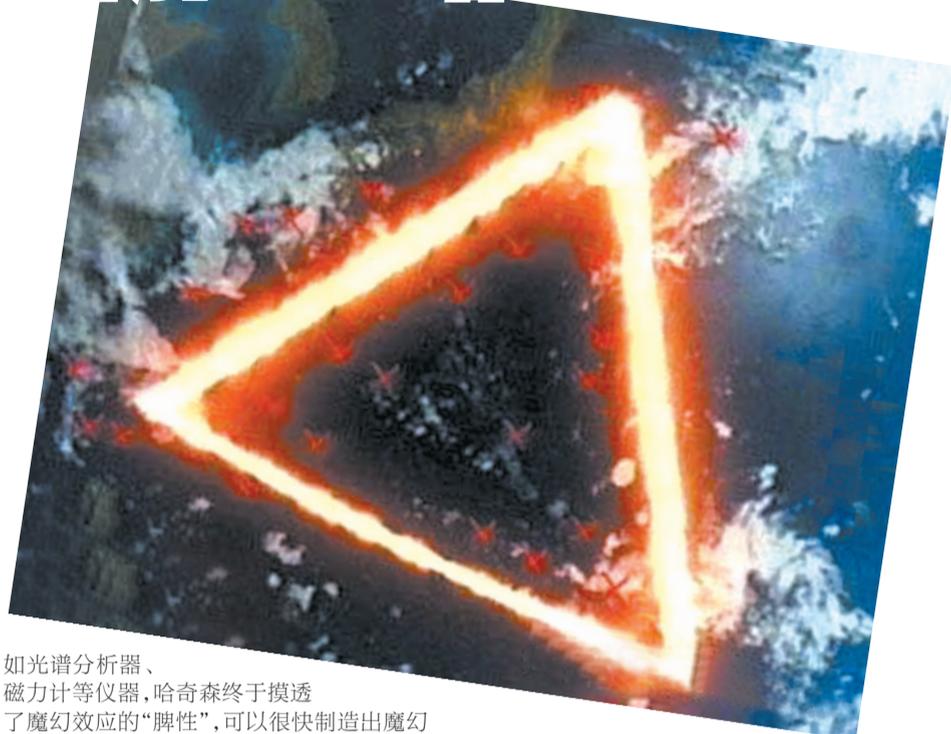
1979年的一天,哈奇森正在研究特斯拉纵波。由于实验场地有限,那些用来发射电磁场和波的设备,比如特斯拉线圈、高频发生器等,只能勉强塞入到一个小屋子里。哈奇森把所有机器都打开,然后安静地等待着他的实验结果。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哈奇森突然感到有个东西落在肩膀上,他斜眼一看,是块金属片,他也没怎么在意,把那金属片扔了回去,它却又飞了过来,打在他身上!这时哈奇森再观察屋里的其他动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放在地上的一根大铁棒竟然飞了起来,在空中悬浮了一秒钟,然后“砰”的一声,又摔到了地上!

发生了什么?为了搞清楚真相,哈奇森一次次地重复他的实验,又有令人惊骇的现象发生。比如:物体持续飘浮起来,像木头、塑料、泡沫塑料、铜、锌,它们会在空中盘旋,来回穿梭,形成漩涡并且不断升起,甚至有些物体会以惊人的速度自动抛出,撞击到人身上。

奇特的现象被称为“哈奇森效应”

但这样的魔幻效应并不是时时都发生的,有时需要静静地等上好几天的时间才能看到一次,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任何异常状况发生。后来,通过对仪器不断地变换位置,比



如光谱分析器、磁力计等仪器,哈奇森终于摸透了魔幻效应的“脾性”,可以很快制造出魔幻效应了。

进一步的实验还发现:由水泥和石头堆砌起来的屋子周围会突然起火;镜子自己碎裂,碎片能飞到100米之外!金属会卷曲、破裂,甚至会碎成面包屑状的粉末;不同的金属可以在室温下熔合在一起,有的金属可以变成果冻或泥的状态,当仪器所产生的场被撤走后,它们会重新变硬;空中出现光束,紧接着无数光环显现,与此同时,容器中的水开始打旋……

真是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无数人都争抢着去看哈奇森的实验。这些奇特的现象就被称为“哈奇森效应”,哈奇森猜测,这种效应就是那些实验仪器的古怪组合而导致的,它们发射出的电磁波互相干涉,产生出某种奇特的能量,这些能量在某些特别的区域交叠,在这些区域中,物体会飘浮起来,多种材料会变形,物体还会莫名其妙地消失……

但如此微弱的电磁力为何能够产生这般强大的力量?有些科学家猜测,哈奇森是在无意中“触碰”到了“零点能”,此能量由物质在绝对零度时表现的振动而得名。在哈奇森效应中,零点能是由于空间电磁场的相互交织和影响而被激发出来的。如果把某个物体暴露在各种电磁场相互交织的地方,其实就相当于在尽可能地破坏物体的电子轨道。如果其中一个电磁场的频率与这个物体中某些电子的电磁频率相

同,就形成了共振,使得量子真空中最低能量的零点能被激发出来,产生了强大的破坏力。

用“哈奇森效应”解释百慕大怪现象

哈奇森效应极可能是百慕大种种怪现象的完美再现。哈奇森发现的众多效应仿佛一致模拟了百慕大各种报道中的现象——古怪的旋涡云团和光亮、绿光和磷光、电磁异常。在哈奇森的某些实验中,物体也会披着一层灰色的雾,在房间里飞转、飘移,这些都可以拍照下来。百慕大三角有没有可能恰巧具有适当的温度和天气,又处于电磁重点区域,以至于产生了和哈奇森效应一模一样的现象?

但是电磁可以导致飞机和船只消失吗?哈奇森说:这极有可能,自然界可以自发地形成这些场,然后制造出某种适当的情况,使得船只和飞机完全碎裂,或者消失到另外的维度、领域中去。

哈奇森效应一经传播,全球轰动,那些研究各种“灵异”现象的科学家们都颇有启发。人们纷纷开始重视自然界中和人群中种种现象发生的背后有没有电磁“旋涡”的存在。显然,有太多关于电磁的秘密我们还没有了解,电磁很可能是通向大自然更多惊人现象的大门,它的潜力是无限的。摘自《大科技·科学之谜》

神秘的时光倒流街道

近几年来,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利物浦的波德大街变得越来越神秘,生活在这条街道上的居民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回到20世纪,连一些专门前来这里探秘的旅行者也声称他们看到了纳粹德军在轰炸利物浦。

2009年1月,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惠林顿和珍妮·博英格来到了这条神秘的波德大街,珍妮打算到位于波德大街的水石书店买几本书看看。为了验证传闻的真实性,约翰跟在了珍妮的后面。约翰跟着珍妮走了几分钟,看到了波德大街上的亚里士多德邮局,他们没有进邮局,而是径直向前走。然而,约翰渐渐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路上的男人都穿着老式的衣服,还戴着礼帽,妇女的打扮则像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人一样。

约翰到达水石书店后,发现这里并不卖书,橱窗上摆放的都是些女式手提包、女鞋和雨伞,约翰站在门口有点恐慌,却看到书店旁边站着一个和他同时代打扮的女士,这位女士也很茫然。约翰首先问道:“这里不是应该卖书的吗?”女士回答说:“是啊!”说完她便匆匆离开了。令人惊奇的是,约翰走进这家店,竟然看到珍妮买了一大堆书。

“约翰·惠林顿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对周围的事物有很强的洞察力。他之前并不相信波德大街有什么超自然的现象存在。”《纽约时报》编辑这样评价约翰·惠林顿,我们马上就此事和英国的科学机构取得了联系,他们认为约翰所描述的情况只能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波德大街上还没有水石书店,但却有一家销售妇女用品的商店。

约翰·惠林顿并不是第一个碰到这种情况的人。从2006年起,有100多人报告了波德大街的神秘现象,其中90%的人异口同声地宣称他们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还有人甚至说自己看到了20世纪40年代轰炸利物浦的纳粹飞机。

时光倒流打乱了波德大街居民的正常生活,利物浦警方为此还立案调查,看是不是有人故意恶作剧,没想到最终连前去调查的警察也陷入了同样的困惑中,利物浦高级警官蒂姆·温斯柏尔说:“心理学家认为这是歇斯底里发作时的幻觉,可是有100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他们并非事先串通,其中不乏英国的知名人物。”

人们对波德大街上发生的超自然现象提出了各种猜想,许多科学家认为,波德大街奇异现象的源头就是——附近的中央车站近年来使用了石英等多种物质进行建设的结果,某些不为人知的磁性反应使得波德大街时常会发生时光倒流。摘自《海外文摘》

天空惊现奇观

1990年6月30日20时多,在前苏联的敖得萨地区,宁静的天空万里无云,月光照耀着大地。谢尔盖一家正坐在自己花园的安乐椅上纳凉,突然一阵风吹过,天空出现了一幅巨大的图像,那是一张巨大的俄罗斯古典式的安乐椅,椅子上慢慢出现一位头戴王冠、身穿金色的欧洲中世纪皇宫中的长袍、如女皇般的中年妇女。全家人惊呆了,谢尔盖的妻子丘丽娜马上拿出照相机,对准天空拍出了10多张图像清晰的照片,登在当时苏联的各报刊上,看到这一奇观的还有不少人。苏联科研机构科学家们无法解释这一天空奇观是怎样形成的。

接着,同年10月初的一天,在前苏联的雪比察市,市民们突然看到,晴朗的天空中出现一幅美丽的橙色妇女全身像,占据了半个天空,她仰靠在一张巨大的躺椅上,长长的金发披散下来,一双动人的眼睛在不停地转动着,像在回眸看着观望她的众多市民。她是那么华美、飘逸,如同“天仙下凡”。当地的电视台、报刊记者们均把录像机、摄影机的镜头对准了天空,拍下了出现在天空中的“仙女”。这个天空中的奇观历时半小时,它才逐渐变成一块块不规则的金黄色云块,慢慢地消失在苍穹之中。

克格勃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

如此天空奇观,震动了苏联的科学界和克格勃。为了研究这一触目惊心的天象奇观,克格勃组织一些著名科学家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对这一神奇的现象进行全面探讨。

无法解释的“天象图”



天空中出现风格各异的建筑物、清晰的人面像、仰靠在躺椅上的贵夫人,这些现象有别于海市蜃楼,人们叫它“天象图”。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文达尔克博士认真地研究过多幅“天象图”的照片,他一直确信有“地外文明”存在。如今,大自然中有许多令科学家们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令人目瞪口呆的“天象图”就是其中之一。



苏联的一些科学家认为:是美国掌握了这门制造“天象图”的高科技,是继承纳粹德国军事科学的成果。但在苏联解体后,一些俄罗斯的科学家又把这些图片、录像资料反复研究,认为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平是无法制造出这样巨大神奇的“天象图”奇观的。

“万花筒”中的巧合?

美国的著名物理学家康拉德教授认为:由于地球自转及阳光、温度、风力的变化,天上的云彩经常处在变幻之中,有时会瞬息万变。在这样不停地变动之中,在地球的某一个地区的上空出现几幅酷似某一种图画的“天图”,也是正常的自然现象,不值得为此惊奇。日本北海道大学气象教授田中贺一认为:经他多年对天空变化的研究,天空的云层、阳光反射,犹如一个大的“万花筒”。“万花筒”在转动中会不停地变化,在这千变万化之中“偶尔形成图像”是极为可能的。

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文达尔克博士不同意以上这些说法。他认为:这样的说法过于简单,不能针对具体问题。具体“天象图”的形成,绝对不会是天空自然界的巧合形成的。文达尔克博士认真地研究过多幅“天象图”的照片,他一直确信有“地外文明”存在,而“天象图”是“外星人”向地球人类有意制造的“迷魂阵”,吸引人类去探讨这难解之谜。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彼得罗果教授认为:要解开“天象图”之谜,尚有待进一步努力观测它是怎样形成的,但它绝对不是“万花筒”中的巧合。摘自《今晚报》